

百年史学经典

中国哲学史大纲

胡适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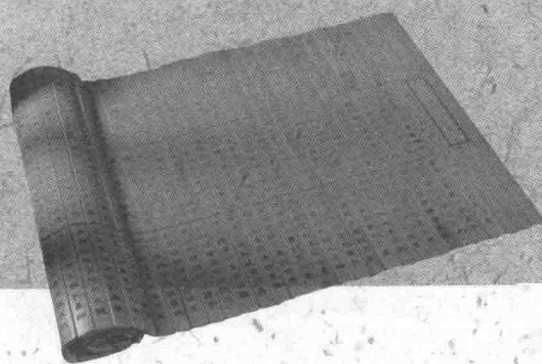


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开山之作，被誉为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，是畅销百年、一版再版的中国哲学史入门书。

百年史学经典

中国哲学史大纲

胡适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哲学史大纲/胡适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4

(百年史学经典)

ISBN 978-7-208-12212-3

I. ①中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哲学史—中国 IV.
①B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64946 号

责任编辑 楼岚岚

封面设计 时 序

· 百年史学经典 ·

中国哲学史大纲

胡 适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17.5 插页 2 字数 239,000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2212-3/K · 2203

定价 38.00 元

百年史学经典

第一批书目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《中国古代史》 | 夏曾佑 著 |
| 《宋元戏曲史》 | 王国维 著 |
| 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 | 梁启超 著 |
| 《明史讲义》 | 孟 森 著 |
| 《清史讲义》 | 孟 森 著 |
| 《中国史纲》 | 张荫麟 著 |
| 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 | 傅斯年 著 |
| 《中国通史》 | 吕思勉 著 |
| 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 | 胡 适 著 |
| 《中国近百年政治史》 | 李剑农 著 |

出版说明

中国传统史学，随着二十世纪时局之跌宕起伏，在中西方学术思潮的涤荡交融中，突破旧时代之藩篱，应时而新变，顺势而拓进，迅速转型为一门勃兴的近代学科，“新史学”、“实证史学”、“马克思主义史学”等应运而生，往昔艰深之传统史学毅然转向变革之路。其间，大家辈出，一批接受西方新思想熏陶的学界名宿，秉持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，在近代史学领域开创出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治学理念，展现出一股彪炳后世的学术风范，在革故鼎新之际，推动中国传统学术焕发出新的生机和魅力。中国近代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亦发轫于此。

读史可以明智，修史利于明道，治史方可治世。回首百年，白驹过隙。二十世纪百年间，中西学术切磋碰撞中所体现的民族自强和创新精神，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和腾飞的今天，愈发生机勃然。经过百年历史洗磨的史学经典，体现的不仅是一代学人圆融通达的治学理念、严谨敦厚的学术底蕴，更是其关注民族精神塑造、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积极探索和主动求变，在倡导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、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，愈发彰显其价值构建和思想导引之典范作用，其影响至今垂范后学、惠及海外。以史为镜，溯源求本，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创新与时代转型之路，亦可从百年前的激扬变革中汲取充足的养分。

本社六十余年来秉持“领跑学术文化 引导阅读潮流”之理念，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史学扛鼎之作，在历史人文板块屡有建树。此次倾力谋划出版“百年史学经典”，遴选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时段史学界之泰斗名宿，择取其奠基开创性史学名著，针对坊间繁多纷杂之版本反复进行比对考量，对因特定历史时期而涉及的部分遣词、地理疆域问题、民族问题、宗教问题，以及由此衍生的部分观点，予以原貌保留，并适当加注供读者参阅，

务求以最精品之面貌，将最权威之版本呈现予读者及学界，旨在进一步深入探究中华文明之思想根柢，厘清近代史学之发展脉络，张扬传统文化中所蕴含之民族精神，以期在全球化浪潮中砥砺生辉，在世界文化之林重现中华文化之光彩，在温故识史的同时，为未来中国文化之发展导航。

经典存世之意义在于启发民智，进而提升民族素质，其内在价值无论历经何世何时，都值得后人不断发掘和领悟。唯愿本套丛书在传续经典、弘扬国粹方面略尽绵薄之力，不尽之处敬祈诸方家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二〇一四年五月

序

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，有两层难处。第一是材料问题：周秦的书，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。就是真的，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。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“汉学”的一步工夫，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。第二是形式问题：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纪载。《庄子》的《天下篇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《六艺略》、《诸子略》，均是平行的纪述。我们要编成系统，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，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。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，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。

现在治过“汉学”的人虽还不少，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。留学西洋的学生，治哲学的，本没有几人。这几人中，能兼治“汉学”的，更少了。适之先生生于世传“汉学”的绩溪胡氏，禀有“汉学”的遗传性；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，还能自修“汉学”，至今不辍；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，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。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，一到先生手里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。

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，才满一年。此一年的短时期中，成了这一编《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》，可算是心灵手敏了。我曾细细读了一遍，看出其中几处的特长：

第一是证明的方法。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，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，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；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，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；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，便不能发见他有无矛盾的议论。适之先生这《大纲》中此三部分的研究，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，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，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。

第二是扼要的手段。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、孔子之前，是无可疑的。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、一半政史的记载中，抽出纯粹的

哲学思想，编成系统，不是穷年累月，不能成功的。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，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，所以截断众流，从老子、孔子讲起。这是何等手段！

第三是平等的眼光。古代评判哲学的，不是墨非儒，就是儒非墨。且同是儒家，荀子非孟子，崇拜孟子的人，又非荀子。汉宋儒者，崇拜孔子，排斥诸子；近人替诸子抱不平，又有意嘲弄孔子。这都是闹意气罢了！适之先生此编，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，各有各的长处，各有各的短处，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，是很平等的。

第四是系统的研究。古人记学术的，都用平行法，我已说过了。适之先生此编，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，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。便是从老子到韩非，古人划分做道家 and 儒、墨、名、法等家的，一经排比时代，比较论旨，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。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。

以上四种特长，是较大的，其他较小的长处，读的人自能领会，我不必赘说了。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，由上古而中古，而近世，编成一部完全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、一半庞杂的哲学界，理出一个头绪来，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，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！

中华民国七年八月三日 蔡元培

再版自序

一部哲学的书，在这个时代，居然能于两个月之内再版，这是我自己不曾梦想到的事。这种出乎意外的欢迎，使我心里欢喜感谢，自不消说得。

这部书的稿本是去年九月寄出付印的，到今年二月出版时，我自己的见解已有几处和这书不同了。近来承各地的朋友同我讨论这部书的内容，有几点我很佩服。我本想把这几处修正了然后再版。但是这时候各处需要这书的人很多，我又一时分不出工夫来做修正的事，所以只好暂时先把原版重印。这是我很抱歉的事。（有一两处已在正误表里改正。又关于墨辩的一部分，我很希望读者能参看《北京大学月刊》第三期里我的《〈墨子·小取篇〉新诂》一篇。）

我做这部书，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：王怀祖、王伯申、俞荫甫、孙仲容四个人。对于近人，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。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，钱玄同、朱逖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。这书排印校稿的时候，我正奔丧回家去了，多亏得高一涵和张申府两位先生替我校对，我很感谢他们。

民国八年五月三日 胡 适

目录

序 蔡元培 / 1

再版自序 / 1

第一篇 导言 / 1

第二篇 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(共两章) / 21

第一章 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/ 21

第二章 那时代的思潮(诗人时代) / 26

第三篇 老子 / 29

第四篇 孔子(共五章) / 45

第一章 孔子略传 / 45

第二章 孔子的时代 / 47

第三章 易 / 51

第四章 正名主义 / 61

第五章 一以贯之 / 70

第五篇 孔门弟子 / 83

第六篇 墨子(共四章) / 98

第一章 墨子略传 / 98

第二章 墨子的哲学方法 / 103

第三章 三表法 / 108

第四章 墨子的宗教 / 112

第七篇 杨朱 / 119

第八篇 别墨(共六章) / 125

第一章 墨辩与别墨 / 125

第二章 墨辩论知识 / 130

第三章 论辩 / 136

第四章 惠施 / 154

第五章 公孙龙及其他辩者 / 159

第六章 墨学结论 / 169

第九篇 庄子(共两章) / 172

第一章 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/ 172

第二章 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/ 180

第十篇 荀子以前的儒家(共两章) / 190

第一章 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 / 190

第二章 孟子 / 196

第十一篇 荀子(共三章) / 206

第一章 荀子 / 206

第二章 天与性 / 209

第三章 心理学与名学 / 219

第十二篇 古代哲学的终局(共三章) / 232

第一章 西历前3世纪之思潮 / 232

第二章 所谓法家 / 246

第三章 古代哲学之中绝 / 261

第一篇 导 言

哲学的定义 哲学的定义，从来没有一定的。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：“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，从根本上着想，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。这种学问，叫做哲学。”例如行为的善恶，乃是人生一个切要问题。平常人对着这问题，或劝人行善去恶，或实行赏善罚恶，这都算不得根本的解决。哲学家遇着这问题，便去研究什么叫做善，什么叫做恶；人的善恶还是天生的呢，还是学得来的呢；我们何以能知道善恶的分别，还是生来有这种观念，还是从阅历经验上学得来的呢；善何以当为，恶何以不当为；还是因为善事有利所以当为，恶事有害所以不当为呢；还是只论善恶，不论利害呢。这些都是善恶问题的根本方面。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想，方可希望有一个根本的解决。

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，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。例如：

- 一、天地万物怎样来的。（宇宙论）
- 二、知识、思想的范围、作用及方法。（名学及知识论）
- 三、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。（人生哲学，旧称“伦理学”）
- 四、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，能思想，行善去恶呢。（教育哲学）
- 五、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，如何管理。（政治哲学）
- 六、人生究竟有何归宿。（宗教哲学）

哲学史 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，自古以来，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。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以后，各人有各人的见解，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，遂致互相辩论。有时一种问题过了几千百年，还没有一定的解决法。例如孟子说人性是善的，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，荀子说性是恶的。到了后世，又有人说性有上中下三品，又有人说性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。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，

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，一一记叙下来，便成了哲学史。

哲学史的种类也有许多：

一、通史。例如《中国哲学史》、《西洋哲学史》之类。

二、专史。

（一）专治一个时代的。例如《希腊哲学史》、《明儒学案》。

（二）专治一个学派的。例如《禅学史》、《斯多亚派哲学史》。

（三）专讲一人的学说的。例如《王阳明的哲学》、《康德的哲学》。

（四）专讲哲学的一部分的历史。例如《名学史》、《人生哲学史》、《心理学史》。

哲学史有三个目的：

（一）明变 哲学史第一要务，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。例如孟子、荀子同是儒家，但是孟子、荀子的学说，和孔子不同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。又如宋儒、明儒也都自称孔氏，但是宋明的儒学，并不是孔子的儒学，也不是孟子、荀子的儒学。但是这个不同之中，却也有个相同的所在，又有个一线相承的所在。这种同异沿革的线索，非有哲学史，不能明白写出来。

（二）求因 哲学史目的，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，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。例如程子、朱子的哲学，何以不同于孔子、孟子的哲学？陆象山、王阳明的哲学，又何以不同于程子、朱子呢？这些原因，约有三种：

（甲）个人才性不同。

（乙）所处的时势不同。

（丙）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。

（三）评判 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了，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，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。这便叫做评判。但是我说的评判，并不是把做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，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。那种“主观的”评判，没有什么大用处。如今所说，乃是“客观的”评判。这种评判法，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。这

些效果的价值，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。这些效果，大概可分为三种：

(甲)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，发生何种影响。

(乙)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，发生何种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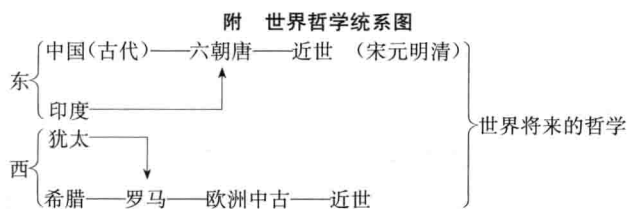
(丙)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。

例如古代的“命定主义”，说得最痛切的，莫如庄子。庄子把天道看作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包，故说“庸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？所谓人之非天乎？”因此他有“乘化以待尽”的学说。这种学说，在当时遇着荀子，便发生一种反动力。荀子说“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”，所以荀子的《天论》极力主张征服天行，以利人事。但是后来庄子这种学说的影响，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，牢不可破。在社会上，好的效果，便是一种达观主义；不好的效果，便是懒惰不肯进取的心理。造成的人才，好的便是陶渊明、苏东坡；不好的便是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了。

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 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。东支又分印度、中国两系。西支也分希腊、犹太两系。初起的时候，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。到了汉以后，犹太系加入希腊系，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。印度系加入中国系，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。到了近代，印度系的势力渐衰，儒家复起，遂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，历宋元明清，直到于今。欧洲的思想，渐渐脱离了犹太系的势力，遂产生欧洲的近世哲学。到了今日，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，互相影响。五十年后，一百年后，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，也未可知。

中国哲学史的区分 中国哲学史可分三个时代：

(一)古代哲学 自老子至韩非，为古代哲学。这个时代，又名“诸子哲学”。



(二) 中世哲学 自汉至北宋，为中世哲学。这个时代，大略又可分作两个时期：

(甲) 中世第一时期。自汉至晋，为中世第一时期。这一时期的学派，无论如何不同，都还是以古代诸子的哲学作起点的。例如《淮南子》是折衷古代各家的；董仲舒是儒家的一支；王充的天论得力于道家，性论折衷于各家；魏晋的老庄之学，更不用说了。

(乙) 中世第二时期。自东晋以后，直到北宋，这几百年中间，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。印度的经典，次第输入中国。印度的宇宙论、人生观、知识论、名学、宗教哲学，都能于诸子哲学之外，别开生面，别放光彩。此时凡是第一流的中国思想家，如智顗、玄奘、宗密、窥基，多用全副精力，发挥印度哲学。那时的中国系的学者，如王通、韩愈、李翱诸人，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。他们所有的学说，浮泛浅陋，全无精辟独到的见解。故这个时期的哲学，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。

(三) 近世哲学 唐以后，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。譬如吃美味，中古第二时期是仔细咀嚼的时候，唐以后便是胃里消化的时候了。吃的东西消化时，与人身本有的种种质料结合，别成一些新质料。印度哲学在中国，到了消化的时代，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，所发生的新质料，便是中国近世的哲学。我这话初听了好像近于武断。平心而论，宋明的哲学，或是程朱，或是陆王，表面上虽都不承认和佛家禅宗有何关系，其实没有一派不曾受印度学说的影响的。这种影响，约有两个方面。一面是直接的。如由佛家的观心，回到孔子的“操心”，到孟子的“尽心”、“养心”，到《大学》的“正心”，是直接的影响。一面是反动的。佛家见解尽管玄妙，终究是出世的，是“非伦理的”。宋明的儒家，攻击佛家的出世主义，故极力提倡“伦理的”入世主义。明心见性，以成佛果，终是自私自利；正心诚意，以至于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便是伦理的人生哲学了。这是反动的影响。

明代以后，中国近世哲学完全成立。佛家已衰，儒家成为一尊。于是又生反动力，遂有汉学、宋学之分。清初的汉学家，嫌宋儒用主

观的见解，来解古代经典，有“望文生义”、“增字解经”种种流弊。故汉学的方法，只是用古训、古音、古本等等客观的根据，来求经典的原意。故嘉庆以前的汉学、宋学之争，还只是儒家的内讧。但是汉学家既重古训古义，不得不研究与古代儒家同时的子书，用来作参考互证的材料。故清初的诸子学，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，一种参考书。不料后来的学者，越研究子书，越觉得子书有价值。故孙星衍、王念孙、王引之、顾广圻、俞樾诸人，对于经书与子书，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。到了最近世，如孙诒让、章炳麟诸君，竟都用全副精力，发明诸子学。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，到此时代，竟成专门学。一般普通学者，崇拜子书，也往往过于儒书。岂但是“附庸蔚为大国”，简直是“婢作夫人”了。

综观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，可称为古学昌明的时代。自从有了那些汉学家考据、校勘、训诂的工夫，那些经书子书，方才勉强可以读得。这个时代，有点像欧洲的“再生时代”（再生时代西名Renaissance，旧译文艺复兴时代）。欧洲到了“再生时代”，昌明古希腊的文学哲学，故能推翻中古“经院哲学”（旧译烦琐哲学，极不通。原文为Scholasticism，今译原文）的势力，产出近世的欧洲文化。我们中国到了这个古学昌明的时代，不但有古书可读，又恰当西洋学术思想输入的时代，有西洋的新旧学说可供我们的参考研究。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，有这两个大源头：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；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。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，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，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。

哲学史的史料 上文说哲学史有三个目的：一是明变，二是求因，三是评判。但是哲学史先须做了一番根本工夫，方才可望达到这三个目的。这个根本工夫，叫做述学。述学是用正确的手段，科学的方法，精密的心思，从所有的史料里面，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、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。为什么说“学说的真面目”呢？因为古人读书编书最不细心，往往把不相干的人的学说并入某人的学说（例如

《韩非子》的第一篇是张仪说秦王的书。又如《墨子·经》上下、《经说》上下、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诸篇，决不是墨翟的书；或把假书作为真书（如《管子》、《关尹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之类）；或把后人加入的篇章，作为原有的篇章（此弊诸子书皆不能免。试举《庄子》为例，庄子书中伪篇最多。世人竟有认《说剑》、《渔父》诸篇为真者。其他诸篇，更无论矣）；或不懂得古人的学说，遂致埋没了（如《墨子·经上》诸篇）；或把古书解错了，遂失原意（如汉人用分野、爻辰、卦气说《易经》，宋人用太极图、先天卦位图说《易经》。又如汉人附会《春秋》，来说灾异，宋人颠倒《大学》，任意补增，皆是其例）；或各用己意解古书，闹得后来众说纷纷，糊涂混乱（如《大学》中“格物”两字，解者多至七十余家。又如老庄之书，说者纷纷，无两家相同者）。有此种种障碍，遂把各家学说的真面目大半失掉了。至于哲学家的一生行事和所居的时代，古人也最不留意。老子可见杨朱；庄周可见鲁哀公；管子能说毛嫱、西施；墨子能见吴起之死和中山之灭；商鞅能知长平之战；韩非能说荆、齐、燕、魏之亡。此类笑柄，不可胜数。《史记》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，或言二百余岁，又说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，老子还不曾死。那种神话，更不足论了。哲学家的时代，既不明，如何能知道他们思想的传授沿革？最荒谬的是汉朝的刘歆、班固说诸子的学说都出于王官；又说“合其要归，亦六经之支与流裔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看胡适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”，《太平洋》杂志第一卷第七号）。诸子既都出于王官与六经，还有什么别的渊源传授可说？

以上所说，可见“述学”之难。述学的所以难，正为史料或不完备，或不可靠。哲学史的史料，大概可分为两种：一为原料，一为副料。今分说于下：

一、原料 哲学史的原料，即是各哲学家的著作。近世哲学史对于这一层，大概没有什么大困难。因为近世哲学发生在印书术通行以后，重要的哲学家的著作，都有刻板流传；偶有散失埋没的书，终究不多。但近世哲学史的史料，也不能完全没有疑案。如谢良佐的《上蔡